

# 《凯旋门》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凯旋门》

13位ISBN编号：9787532716074

10位ISBN编号：7532716074

出版时间：1994-08-01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雷马克

页数：409

译者：朱雯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作者简介

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于1898年出生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吕克市。祖先是法国人，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时迁移到了莱茵兰。家境贫寒，父亲在当地普雷勒工厂当书籍装订工人。他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雷马克青少年时期一直在天主教会学校念书。从1912年起，雷马克读了天主教会办的师范预备班，1915年正式进入当地的初等师范学校，1916年11月从学校直接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五次负伤，特别是最后一次在佛兰德战役中，他从火线救出一位受伤的战友时，在英军的突然袭击下，自己被好几颗手榴弹所炸伤，伤势相当严重，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总算只在右腕节上留下一个无法消褪的疤痕。大战结束以后，他回到原来的学校，修毕规定的课程，在靠近荷兰边境的一个村子里当了一年小学教师。但是他对这个工作感到失望，因此他就坚决辞去了教职。二十年代，对战后德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日子很不好过。在那段时间里，雷马克自己说是“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有时候我到处闯荡，拿着一只手提箱，贩卖零星什物……后来，我又做过石匠，干过其他一些事情，还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当过风琴手”。之后，他为《大陆回声报》撰写广告稿和评论文章，1922年秋，去汉诺威大陆公司正式担任广告部主任兼《大陆回声报》主编，为这个刊物写了许多作为轮胎、摩托车、汽车广告的短小而幽默的文字。由于撰写这类文字所显示的才能，他被聘担任《体育画报》的编辑，于1925年移居柏林。在这个刊物上，他曾连载过一篇题为《地平线上的车站》的小说，反映了他对汽车和赛车的爱好，但是也像1920年在得累斯顿自费出版的另一本小说《梦之窝》一样，写得“实在很糟”。1927年下半年，雷马克开始写作他大战结束以来一直酝酿、构思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完全利用业余的晚上，他仅仅花了六个星期就把小说写成了，可是那手稿却在抽屉里搁置了半年。一家书店不愿意出版这部作品，另一家出版社总算将他接受下来了。先在《福斯报》上连载，随后做了一些修改，印成单行本出版。连载的时候，那份报纸的销数一下子增加了三倍。1929年1月全书出版以后，更引起了德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轰动。仅在德国国内，第一年就销售了120万册。同年3月，首先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六周之内销售了27.5万册。把其他许多语种的译本一并计算在内，此书总发行量当在500万册以上，这在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意外的成功，使雷马克从一个无名小卒的记者，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作家。但他始终抱着置身世外的态度，既不愿意接见为此而来访的客人，更不愿意参与有关他作品的争论。而且他从来都以不问世事自居，他也确实从来不参加任何社会运动，不料到了1930年，纳粹党还是找到他头上来了。他们攻击他在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采取反对英雄主义的态度，雷马克不得不离开柏林，甚至不得不离开德国。离开柏林以后，他到了瑞士，定居于马乔列湖上的龙谷港，纳粹政变的消息他就是在那里听到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雷马克的作品跟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一起被公开烧毁，随后又因为他坚决拒绝回国而与1938年被剥夺了德国国籍。翌年，他转赴美国，到1942年为止，大部分时间都在好莱坞，把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1947年加入了美国国籍。雷马克虽然已经流亡国外，但是纳粹政权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1943年12月，他那仍在德国的妹妹埃尔夫莉德以莫须有的罪名（诬控他不想信德国会取得胜利）被纳粹法庭宣判了死刑。从1945年起，雷马克也常在瑞士居住。六十年代中期，他突然发作了几次心脏病，健康情况越来越差，1970年9月25日病逝于瑞士的洛迦诺，终年72岁。

雷马克一生写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剧本《最后一站》（1956年）。十一部小说中，除《西线无战事》专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其余几部，如果按题材来划分，那么有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以及通货膨胀年代生活的，如《战后》（1931年）、《三个战友》（1937年）、《黑色方尖碑》（1956年）、《上帝没有宠儿》（1961年）；有写流亡生活的，如《爱你邻人》（1953年）、《凯旋门》（1946年）、《里斯本之夜》（1963年）；有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如《生命的火花》（1952年）、《生死存亡的年代》（1954年）。作家逝世后一年，又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天堂里的影子》（1971年）。

雷马克写流亡生活的几部作品中，数《凯旋门》最有影响；除《西线无战事》以外的十部小说中，也数《凯旋门》最为畅销。在德文原著发行之前，它的英译本首先在美国出版，仅在美国国内，销数就在二百万册以上，不久被译成十五国文字，又销售了五百万册，其盛况与当年《西线无战事》不相上下。这是因为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十分动人，艺术手法也更臻成熟。

# 《凯旋门》

## 精彩短评

- 1、那一年，是时间的礼物。这一本书，是历史的礼物。黑暗中的凯旋门，我会永远记得。
- 2、 a
- 3、作为在小说之前一点儿没了解过这部作品的我来说看完凯旋门之后真不是一般喜欢雷马克啊！
- 4、极动人的故事
- 5、中学。
- 6、悼念是一回事，而现实又是一回事。一个人看到现实而且接受现实，并不就是悼念得不够啊。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生存下去。
- 7、这套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的外国名著质量非常高。高中时在杨柳那里借了这本书，读了以后马上自己去买。
- 8、”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罐头的时代。我们不再思维了。一切都被预先计划，预先考虑，预先尝试好的。我们要做的，只是把它们打开“。关于战争政治的讨论，战争是如何毁掉一代人
- 9、可以多吃重读的书
- 10、真的是多么棒一本书啊！描写棒得不要不要的，有风格，给人一种真正的不安全感。最喜欢男主报仇那段！
- 11、一生挚爱
- 12、雷马克的手法很特别，他应该非常擅长心理以及气氛的描写，这些大段大段的文字像哲学，又像诗一样让人着迷。想看遍他的作品！
- 13、这个版本的翻译真的很好，诗一样的语句，丰富的内心描写与精彩对白，强推！
- 14、我的随身携带走天涯版本
- 15、这样的书，看过之后一辈子都会念念不忘的。
- 16、一个传奇的外科医生与一个坚强的妇人的故事。
- 17、作品结尾处拉维克和琼用各自的母语互诉衷肠的桥段至今令我动容：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想必你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但我就是懂你想说什么，我也相信你能懂我想说什么
- 18、浪漫的战地小说，雷马克
- 19、不知道是不是全译本啊
- 20、“一切都很好。那些已经过去的和仍然会到来的。这就够了。即使是结局，这样也很好。他曾经爱过一个人，却已经失去了她。他曾经恨过一个人，却已经杀死了他。”孤独---这是人生永恒的叠句。。。
- 21、高中时期，每逢寒假的晚上，都要读几页再入睡，反反复复地看着那些经典的句子，太喜欢雷马克的这部作品！
- 22、06年。一张嘴就是警句格言让人很反感。
- 23、很通俗，没有精神上智识上的野心，营造了一种惬意的感伤主义，人物也很通俗，没有人性探索的好奇心，优点是笔触简练，准确，优美，象个速写大师，男女主角都非常迷人。结尾两个人用各自的母语相互倾诉的场面很动人。
- 24、美好的阅读记忆
- 25、初中时候看的，完全忘记了。按照好书的基本标准给四星。
- 26、于我特别意义的一部书
- 27、除了乱世佳人其他和战争有关的故事都不是好感冒
- 28、差点错过雷马克
- 29、知道雷马克是从《西线无战事》，喜欢雷马克则是这本《凯旋门》。
- 30、当年的痴迷
- 31、真希望有人能从德文原著中重译这本书，即便隔着方言味十足的翻译，还是觉得对话很好，优雅而直白，深情而隽永。
- 32、好看啊，尤其是结局
- 33、难得看着不烦的名著
- 34、送了女朋友这本书，她现在是我孩子他妈。
- 35、雷马克笔下的男女主角都很相似，里斯本之夜，黑色方尖碑，三个战友以及这本凯旋门。仿佛

## 《凯旋门》

一对男女在不同境遇下发生的故事，书中总有一场细腻的笔触深入到角色心中，也深到我心里。

36、很久没看河南看咯跑；口【给你哦和你哦恐吓你恐怕口

37、比改编后的电影好太多了。。。

1、如果没有看过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对人性的深刻书写（以前写过的影评：[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d4227c0100olbq.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d4227c0100olbq.html)），我也许会把《凯旋门》当成是一般的爱情小说来读，然而雷马克会时不时跳出来指正我，这说的不单是爱情！二战，一个流浪法国的德国医生、一个被吓坏的法国女人、人心无法猜度的空气、复仇杀戮的佐料、人死入亡的道具，再加上最后的解脱，构成了无望的爱情故事。拉维克在流亡中爱上了刚失去保护的琼，然而他却在被遣送出境的时候失去了她，她仍然爱他，但她却另外寻得了一个依靠。当那个依靠发现了拉维克的存在时，他把子弹送入了琼的脊椎骨。任凭拉维克的技术多高超，最终还是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在了手术台上。琼始终是一个典型的女人，需要人爱和照顾。从一开始她失去保护时的惊慌，到最后她因为拉维克的突然消失而另寻依靠，似乎都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她只是一个女人。而同时她又深爱着拉维克，于是到处便充满着犹豫和不安。到最后一切都解脱了，便是无尽的悲哀和苍凉。“一切都很好。那些已经过去的和仍然会到来的。这就够了。即使是结局，这样也很好。他曾经爱过一个人，却已经失去了她。他曾经恨过一个人，却已经杀死了他。这两件事情，都使他解脱了。一个人激活了他的感情，另一个人消灭了他的过去。没有一件未了的尘缘。没有欲望；没有憎恨，也没有哀怨。”《凯旋门》【德】雷马克著 朱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8月一版三刷

2、说此书是仅次于《西线无战事》的作品，我不太认同，个人更欣赏《黑色尖方碑》，但也许此书集中了雷马克对二战的观感吧。作品中的主线是德国流亡者（非犹太人）的爱情与生活，这与《卡萨布兰卡》相似，只是更加的悲剧罢了。拉维克是个流亡医生，一次救助了一个漂亮的女人琼·玛陀并与她相爱。可是在一次被捕遣送回国后，琼·玛陀与他人一起生活了。最终由于嫉妒，琼被枪击救治无效后死亡，而二战开始了，拉维克也被抓入集中营（作为敌国人员）。同时还有着复仇线，拉维克处心积虑的杀死拷打他的纳粹分子。故事以现实和回忆为线，拉维克是个进步人士，以医生的身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希特勒上台后被捕最终流亡法国，以替人作手术为生。故事中表现了流亡者的生活、爱恋以及坚强地意志，他们没有屈服，他们依旧将与纳粹战斗下去，为了曾经爱过的人与事。

3、高中时代反复读的一本书，好书永远比你更懂自己，感谢朱雯的翻译，让我们能有如此的精神营养品，大师让人永远缅怀，好书永藏心间

4、同样参加过一战，经历了残酷的西线，受过伤，却幸存下来。同样经受了国家的战败，经济的萧条，社会的动荡。那个象卓别林一般留着小胡子的奥地利下士，似乎被雷神索尔附体，选择了逆天的王霸之路，用历史的车轮把欧洲乃至世界拨动得乱七八糟。本书的作者，雷德马克的经历更适合健康的励志，战后，他当过教师，石匠，后来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他看透战争的荒谬，写出了西线无战事，一夜之间成为世界文豪。后来在三十年代，元首可以肆意的焚烧作家的小说，逼迫其流亡。但时光会使许多事情奇怪的混合，军迷们看西线无战事时，也会看看意志的胜利。雷德马克的战争观在银英中的同盟方可以感受到，德意志的肃穆在帝国方再现。我一直认为德国人受康德黑格尔之类的不良影响，小说晦涩。比如一起被烧的托马斯曼和君特格拉斯的小说，我就看不下去。雷德马克是例外。这部《凯旋门》是他的代表作。雷德马克笔下的主人公拉维克作风更象个美国人，孤寂果断，但多几分对人生的沉思，不抱幻想的理想主义者。在1938年的巴黎，上演一出悲剧爱情，顺手解决一名纳粹仇人。我喜欢拉维克和琼关于爱情的对话，不断反思拷问，黑暗中的亮光抚慰着二人，绝对不下于海明威。我喜欢拉维克与莫洛托夫关于战争政治的谈论，玩世不恭又锐利洞察。我喜欢他决心干掉哈克时的思索，道出了绥靖政策的本质。我喜欢全文的冷峻克制忧伤，又不乏巴黎的味道。雷德马克也许不算顶级的作家，但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5、雷马克的描述下，巴黎经常是阴惨惨，多雨雾。十一月，阿尔玛桥下的奔流不息的塞纳河，夜晚投下叹息的阴影。拉维克和琼在桥上的相逢。旅馆中悄然增长的夜之森林。血液中一股暖流，那是诺曼底的苹果白兰地。光，永远在更新。潮汐和磐石的古老寓言。这是本需要读一辈子的书，一旦试图去构造雷马克文中的意境，便深陷其中。我读的是朱雯先生的译本，很感激他的辛苦工作，带给我们难以言状的感动。在无常的人生中，一些变动的幻象才是真实。

6、我在现实生活中呆太久，跳不出来，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对于长篇是十分不利，我的情绪几乎连接不上，常常被打断，写得混乱一片，停步不前。气馁时，我就看喜欢的名著小说。我是慢热型，进出一本书的时间都较慢。我无法看别的网络小说，它们写得都太浅，我也不需要纯娱乐性的读物，既

## 《凯旋门》

不需要被人娱乐，也不想娱乐别人，这就是我的苦恼，所以我还是寻求传统的阅读方式，有些人嘲笑我这个年头还从当当网花钱买书，许多人将手机作为唯一的读物。手机上资讯太多，只会分散我的注意力，翻完各种聊天工具之后，你会发现，一天的时间所剩无几。我的阅读还停留在经典的名著，这些大浪淘沙下的精品，可以省却选择的时间，我在高中时就陆续读过不少，我的藏书三大柜填满一面墙，早已超过阅读量，最常翻看的小说其实不过就是那么十几本，我能将一本小说能反复看好多遍不嫌腻烦，天下写得好的小说有许多，能让我花精力看几遍的不多，《凯旋门》是其中一本。再好的故事，没有写作的技巧，精妙的切入，对读者强大的心理控制，必然会随波逐流。我敢断言，《凯旋门》中绝大部分是作者自己的亲身感受，再好的写作技巧也敌不过真情实感，雷马克写到这本书时，已经技巧成熟，思想与感情上收放自如，毋庸置疑，这本书是雷马克最具代表性的一本小说，他不但写出二战前欧洲城市巴黎的当时情景，令人如身处其境，另外，他避开战争场面，却处处能透出非直接参战的普通人在战争威胁下的心理危机，尤其是一位经历坎坷的难民，用“心理史诗”来形容不为过分。内容简介来自百度：（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叙述一个反法西斯的德国医生流亡巴黎后的种种遭遇。外科医生拉维克因隐藏一名犹太作家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尽折磨；后逃出集中营，流亡法国，过着朝不保夕、随时会被驱逐出境的不安定的生活。一天晚上他在塞纳河畔邂逅一位流离失所的女演员琼，两人因境遇相同而彼此相爱。不久拉维克在巴黎街头偶然遇到几年前刑讯他并折磨死他妻子的纳粹头目哈克，为报仇雪恨，他忍痛离开情人琼，想方设法追踪哈克，终于在一个夜晚将仇人诱骗到一个森林里，然后把他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拉维克和别的流亡者一起被法国警察逮捕，囚车载着他们穿过凯旋门，向捉摸不定的远方驶去。）我第三次读这本书，这一次是精读，每词，每句，每一个情绪的细节，每一次推进，每一个场景出现的频次，不是囫圇吞枣。一本真正的好小说，光凭感情是写不出来的，必须是布局严谨，技法娴熟，每一个配角皆代表一类处境，形形色色，丰富的内容。《凯旋门》的作者雷马克，是一位德裔的作家，他的成名之作《西线无战事》直接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场，我还没读过，但我已经买过这本书，下一步就打算阅读，或者是再看一遍《朗读者》之后，《朗读者》的作者同样是德裔，我最近特别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朗读者》是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一本畅销书，其深刻意义远不如《凯旋门》，故事同是讲述第二次大战德国纳粹对人精神与肉体的创伤，《朗读者》的故事胜在写作技巧过人，短小精悍，四两拨千斤之势，用现实的一次隐情，暗伏了一条历史的创伤线。相比而言，《凯旋门》更像是长篇小说，为什么要长篇呢？是需要长篇的气势与容量，就《朗读者》的容量，拍一部广受好评的好莱坞电影足矣，但是《凯旋门》拍成电影后，却让人无法理解，显然电影的容量是不足以展开当时的故事背景，这不是单纯的爱情，而是一个苦难时代的意乱情迷，在人生苦短中挣扎，主角是一个外科医生，在他眼里生死皆轻率而简单，爱与恨都需要以生死来做一个了结。《凯旋门》中也有一条暗线，虽然明线仅写主人公在11个月的经历（1938年11月冬天-1939年9月法国对德国宣战），而暗线是心理线，对过去的回忆，一点点拖出来冰山的一角，拉维克为什么会成为难民？这是暗线所要讲述的内容。作者时松时紧，一直到最后将暗线带进现实里，计划杀死仇敌哈克，这时暗线终于被拉到了明处，与明线的难民爱情绞合在一起，拉维克这个神秘的外科医生，也终于将他完整的身世展现出来。这本书像是用诗歌一般的语句写成，许多句子都像诗歌一样美妙，想象丰富。医生拉维克的内心十分细腻敏感，难民处境的非法行医的人，他双眼所看到的世界，带着他的理解力，与我们看见的世界完全不同，充满同情，有时还暴露书呆子式的正义感。本书有两段我不太喜欢，一直读不下去：第一、在拉维克与琼去海边度假时，那一段我几乎不太明白，读来乏味。拉维克的内心可能与我的感受一样，矛盾，琼第一次正面表露出一个年轻女演员的轻浮，她一直卖弄风情，靠男人来到巴黎，她的职业与生活皆依靠男人，她觉得理所当然，她所谓的一次一次的爱情，只不过是她的谋生手段，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靠她的“爱情”生活。这一次她遇到的是拉维克，她说这一次是与往不同，拉维克是一个成熟的四十岁男人，他虽然身处险境，随波逐流，却是灵魂高贵，他与琼的爱情观是背离的。他在巴黎的夜晚看见各式各样的妓女，他的心态很尖锐，有时他常常透露出琼并不比妓女更高贵的情绪，而琼自己却并不承认，他俩的逻辑不同，后期才会分道扬镳。我吃惊，琼的精神竟然能达到拉维克的高度，这是精神与灵魂上契合的爱情，有部分是抬高现实，本书的对话绝对精彩。作者自己有亲身经历，他曾经与一位有名的女演员保持过恋爱同居关系，这些经历揉合进去。第二、在拉维克成功地杀死仇人哈克之后，那一段他的心理描写，读来冗长累赘。虚构的成分太明显，杀人前的紧张节奏和错综复杂的心理描写都很精彩，可是杀人之后，思想混乱，尤其想起被杀害的前女友时，似乎有刻意强调，对前女友感情像是虚构。我很喜欢结尾，拉维克不再彷徨，与小说开头的拉维克形成鲜明对比，完全不是一种心态，虽然

## 《凯旋门》

小说中时间跨度只有一年，可是拉维克在二战正式爆发时，没有恐惧与逃避，突然间对生死坦然，内心也平静下来，他爱过琼，通过爱琼也找回了自己，所以我认为，整个长篇是化名为拉维克的德国医生的一部心理史诗，他克服暗线的恐惧仇恨，爱过、失去过、也报复过，终于内心平静，他没有一开始的多愁善感，正式面对战争他的悲观情绪反而消失，他会从战争中活过来。我家的就是朱雯翻译的这个版本，译本虽无对比，不过十分满意。

7、摘抄如下：这种陈旧的、廉价的悲观绝望，是跟黑暗一块儿到来，又跟黑暗一块儿离去的。他觉得浪潮正在退落。一种深沉的寒意没有一点重量地在袭来。紧张已经过去。辽阔的空间在他面前展开。倒像是他在别的行星上住了一晚这才回来似的。活着的东西才能行动——而行动的东西才会有力量，有风度，有荒诞可笑的地方——可是绝不会有那种再也不能行动、只会腐烂的东西所具有的异样的威严。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才会具有这种特性——而人类，只有在死亡里才能到达这种完美无缺的境界——而时间也是很短暂的。要是不能忘记，谁还生活得下去？然而，又有谁能够忘记得一干二净呢？记忆的灰烬，碾碎了一个人的心。人只有在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一个人可以抵御别人的侮辱，却抵御不了人家的怜悯。在什么地方重新出现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之前，忍耐就是一切。精力能够节省尽量节省，养精蓄锐，来日方长。像蚂蚁那样在一个土崩瓦解的世纪里试图一次又一次重建小康生活，失败的例子他见得多了。这是激动人心、英雄气概与滑稽可笑的混合物，毫无用处。这种尝试会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一旦发生雪崩，谁也阻挡不住。要是有人想去阻挡，就会被雪埋在底下。最好还是耐心等待，过后再把那些被雪埋葬的人挖掘出来。赶远路的人，不要背太重的包袱。流亡中间也是这样。总是那老一套。各样东西以及它们那静默无声的强制力。一种平庸琐碎的事情，在悄然逝去的经验那虚幻的光芒里，一种陈腐的习惯。爱情的河流旁边那百花盛开的心灵的岸坡——可是不管你是什么人，诗人也好，神人也好，白痴也好——每隔几小时，你总得从自己的天堂里被叫下来，到厕所里去撒尿。那是谁都逃避不了的！这是大自然的讽刺。笼罩在腺的反射和腹部运动上面一道浪漫主义的虹彩。人的欢乐的器官，恶魔似的同时又被当作排泄的器官。如果能办到，我们应当友好待人，而且尽可能地持久，因为在我们一生中，总还免不了要犯一点所谓罪孽。我们大家都彼此互相哺育着。这种偶然的友好情谊的小小的火花——乃是不应该让人取走的东西。它能增强一个人应付困难生活的力量。孤独——这是人生的永恒的叠句。比起其他任何事情来，不见得更好也不见得更好。关于它，人们谈论得太多了。一个人常常会孤独，然而也永不会孤独的。（雨）轻轻叩击的声音，打破了外边的静寂——仿佛什么东西想要溜进来似的，灰色的，没有生气的，没有形体的，一种比哀愁更凄惨的东西——一种遥远的，无名的记忆，一种向他们冲击过来的无垠的浪潮，想把它一度冲到一个岛上去的、已被遗忘了的东西收回去埋葬——人类的一点儿什么，一点儿光，一点儿思绪。以前把万物扭聚在一起的那些东西，现在都已经摧毁了。今天，我们四散分离，仿佛玻璃珠的项圈断了线。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是结实了。从房里的温暖气氛中，一种褐色的疲劳，慢慢地流进他的身体里。阴影出来了。翅膀的扑动。一个陌生的房间，黑夜，外面像是遥远的鼓声，雨的单调的敲击——一间茅屋，混乱边缘的一点微光，毫无意义的荒漠上的一星弱火——可以对它说话的一张陌生的脸。那时我白天不跟任何人说话，晚上出去散步——到处都有人，他们都有个归属——他们都有个去处——他们都有个家，唯有我不是这样的。于是，一切都慢慢地变得虚幻起来——好像我淹在水里，在水底下穿过一个陌生的城市。后悔是天下最没有用处的事。任何往事你都无法挽回。任何往事你也无法纠正。不然的话，我们就都成了圣人。人生，并不要使我们活得十全十美。谁活得十全十美，就该进博物馆去。要是有什么办法也没有，就不必把自己逼得发疯。你能帮助人家的时候，就竭尽所能地帮助——可是当你再也无法帮助的时候，就忘了它！掉过头来！振作自己。怜悯是太平盛世的事儿。不是在冒生命危险的时候所能讲的。埋葬死者，贪婪地生活！你还是需要活下去的。悼念是一回事，而现实又是一回事。一个人看到现实而且接受现实，并不就是悼念得不够啊。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生存下去。给人以启示的往往是细微的事情——却并不是大的。大的事情，往往会有戏剧性的做作和虚伪的诱惑。这城市，在子夜的月色里，在汽车的声音中，静静地漂流着。一长列的屋子，一望无垠地伸展出去的、一排排的窗子，以及给砖石砌在后面的，一束束的命运。千百万人的心跳，不绝如缕的心跳，仿佛千百万辆汽车，在人生的街道上，慢慢地驶着。而每一次的震颤，更与死亡接近了一点点。就在他与她的中间，流荡着一股阴冷的光芒，仿佛两边都是黑暗的堤岸，只在自己的小河中流动。这股破碎的光芒，撞到一颗遥远而死气沉沉的星座上，不可思议地从温煦的阳光变成了铅一般阴冷的月光，遥远地穿过了连空气也没有的黑暗的太空，流荡到这间洋溢着酣睡的温暖气息的房间里——流荡着，流荡着，然而木然静止，永远填不了这个斗室的空间。请你从睡眠的深渊中归还给我，

## 《凯旋门》

从月亮的草原上回到我这儿来——因为黑夜和睡眠都是叛逆者。你总记得今夜我们睡觉的时候，彼此都贴得紧紧地，贴得那样的紧，尽我们可能地紧贴着。我们的额角，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呼吸，都彼此紧贴着，融合着——于是水面渐渐在我们中间渗透进来，灰色的，无声的，先是细微的几滴，然后增多了，像疥癣一样地蔓延到我们的思想上，蔓延到我们的血液里，它一滴一滴从无意识中将迷惘注入我们中间——于是突然地彼此都孤单了，我们各自独个儿循着黑暗的河道，流往一个地方，给那不知名的力量控制着，给那无形的威胁诱迫着。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才看见了你。可是你还在沉睡。你还离得很远。你完全从我这儿溜开了。你再也一点儿不知道我。你在我所永远不能追随的地方。光。永远在更新的是光。它从地平线上，仿佛介乎海洋的深碧与天空的浅碧中间的白沫那样，飞着过来，仿佛没有呼吸，又仿佛深长地呼吸着，飞着过来，辐射反耀而成一体，这样明亮，这样闪烁，好像没有实质似的飘着，成为一种简单而原始的快乐……仿佛迦南的奶水，从光里边纺出来的丝缕！在这样的光流里，谁也不会显得赤裸裸的。皮肤会将光接受下来，又将它辐射出去，仿佛岩石和海水那样，浮着轻盈的白沫，最透明的混杂，最光亮最单薄的雾一般的衣衫。飞蛾和蚊子，聚集在最后的的光芒周围，作着简单的舞蹈，——跟所有蚊子的舞蹈一样没有一点儿意义，跟咖啡馆里的轻音乐一样傻乎乎的——世界仿佛已经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好像十月里的蝴蝶，在它们夏季时候的心里，早已结上了冰霜，因此在镰刀和疾风来临前的一瞬中间，它们跳舞吧，饶舌吧，调情吧，恋爱吧，陷害吧，欺骗自己的知觉吧。我往往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像我手里的酒杯，透明的，斟满了洋酒，可是不能老是这么盛放着，因为它会变成平淡，变成全无感情的腐败的酸醋。这大概是不会延续得长久的。这另一个生命已有过太多的新的开端，似乎已经有可能维持现状。天真烂漫的，无忧无虑的，仿佛一棵向着阳光的花木，它会倾向着那种引诱，憧憬着那种斑驳灿烂的生活。它需要未来——目前，它能够奉献给它的是支离破碎的现在。此刻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也并不一定需要发生什么事情。一切往往都是早就注定的。只不过人们并不注意这一点，却把壮观的结局，看成是决定的本身，而实际上，在几个月以前，早已经悄然地决定了。一个人充实到了极点，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放得进来，于是到达了宁静。你喜欢热恋，你爱征服，你爱你身上那个愿意死去，却绝不会死的另一个你，你爱血的暴风雨似的欺骗，可是，你的心里仍然是空虚的——因为一个人只能把那个在自己心里生长出来的东西，保存起来。在那种暴风雨里，不会生长出太多的东西。只有在那些寂寞的空虚的长夜，才会得生长的，如果一个人不绝望。时间中间的空隙。这间光亮的斗室，还是跟从前一样的——也还是爱着的那个人，可是说也奇怪，却不再是同样的那个人了，假如你伸出胳膊，还是可以抚摸到他，然而你又会接触不到她的。也许因为我们都没有其他可以执著的东西。从前，一个人是有很多的——安全啊，背景啊，信仰啊，抱负啊——所有这些东西，都仿佛是亲热的栏杆，每当我们给恋爱震撼的时候，就可以执着它们的。可是现在，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至多有一点儿绝望，一点儿勇气，此外便是内在和外在的生疏。于是，假如恋爱飞翔了进来，便仿佛干柴上的烈火。除了恋爱，便没有其他的東西了，这就使恋爱变了样——变得更粗野，更重要，更有破坏性了。她站在他面前，瞧着他。她瞧着他，默然无语。这空气，这狭窄的走廊，这惨淡的灯光——突然这一切，都仿佛充溢着她了。充溢着期待，充溢着一种屏息了的轻微的吸引力，仿佛一个眩晕地凭靠在高塔的低矮栏杆上的人，给大地引诱着一样。有所得必然有所失，那倒不是什么消沉；那是超出理性地下了决心的恬静。动极而静。什么东西好像很有条理地安排着。人就这样等待着，振作精神，环顾周围。那仿佛是一种保证，让生命停留在一个逗点的前面。什么也不觉得有意义了。一切的河流都静止。一个湖沼在夜晚升高了水面，便会在早晨显示出它奔流的去处。没有欲望，没有憎恨，也没有哀怨。假如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那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无妨不怀什么希冀地开始，不必期望更加有力，而且没有内心的矛盾。灰烬已经给扫清。麻痹的地方，灵活了起来。玩世不恭的癖性，又发生了力量。爱不是一句话。光说是不够的。话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一条河里的一滴水，一棵树上的一片叶。爱的内容比这多得多。



# 《凯旋门》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